

創刊號

發行人：夏潮聯合會
社長：陳福裕
總編輯：許育嘉
主編：李文吉
編輯：金鈴
E-MAIL: xiachao@giga.net.tw
http://www.xiachao.org.tw



2009. 4

NO. 1

電話：02-27359558
傳真：02-27359035
郵政劃撥：19639094
地址：臺北市敦化南路
2段170號6F

封面故事
2009台胞青年冬令營
人很遠 心很近



牛夯夯的內容



野草集 14. 15
人間雜誌與陳映真
毒蘋果札記



紅頂中國 12
你所不知道的北京人



背著書包趴趴走
人民作家巴金 6. 7



左眼看世界 13
誰想成為百萬富翁
印度貧民窟的19頻道



台灣史及台灣人
《簡吉》書評 11



掰掰手指頭 4
全球失業將達2.3億
中國也將受波及



用力深呼吸 10
小林多喜二復活了

《春風已經甦醒》

何多苓 1980年（局部）
這是一幅感動過許多人的傷感作品。用“春風已經甦醒”作畫題，在一九八一年的光景裡具有雙重提示，一是指畫中，一是指畫外，因為那個時候整個中國大地確實已寒去春來，枯草漸綠。很多中國人也像畫中這位殷殷期盼的女孩一樣，凝視著中國的變化。

🍎 呼叫 🍓 : 兩岸求學就業最牛的 犇 報創刊了!



這是我最後

也是唯一的機會了

起點

原來在大學主修理工，除了通識課的憲法概論、法學緒論外，我可是沒受過半點法學專業訓練。可是職場多年工作經驗，每每因為不懂法律、無法事先了解安排並提早防範，而導致事後得面對一連串或大或小的法律問題的困擾，往往得花上比原來多數倍的心力、成本和時間才解決，有時是根本無法解決。這個經驗激發了我，心想要是懂得法律，便能在事前能夠小小的加以防備，自然可以為公司省下更多的成本，除了提昇工作效率也強化了工作品質。就因為體會到法律在我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重要性，所以即使在畢業離開學校多年，我還是毅然決定重拾書本，到大學進修完整的法律學程。

有道是「說的容易、做的難」，藉著上學，終身學習，然後還可以建立新觀念、求得新知識，那絕對是一件令人快樂，振奮人心的事；但是，這漫長艱辛的學習過程，真去做了可又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請千萬不要用拍電影電視，那種跳躍、剪接手法來想像漫長修業期間的感受，把整個學習過程比喻成是一場實境折磨，一點也不為過！

我家有妻小，又肩負一家大小的吃穿生計，生活重擔的壓力，本已不輕；但憑著輸人不輸陣，一定要完成課業的決心，和太太無私默的犧牲，讓我可以心無旁騖的到學校上課、考試，苦撐到修完學分然後畢業。經歷過這一整段的學習過程，我更是深深體會到一個至理的陳腔濫調，勸君惜取少年時，讀書愈早愈好，年齡大了，要學好可難了。

本來以為學士學位好不容易拿到也該滿足了，誰知人心在那個領域都是一個樣，總會犯上個「貪」

字，原來讀書這檔子事也是會上癮的，既然起了個頭，沒有得到個真正了結，心裡老是覺得不踏實，這不關年紀大小，我雖然是過了不惑，卻也脫不開是個「貪」人。

唯一的機會

「你得給自己一個機會，繼續向前衝，再拿一個更高的學位」，我那「毀」人不倦的陳學長不厭其煩，每次見到面總要問我一這個問題。

2006年底，中國政法大學2005級博士研究生的陳學長把該校博士班招生簡章和報名表攤放在眼前，我捧起來讀著。他告訴我：「你應該到大陸念個博士學位的理由很簡單，『讀書為自己，未來靠文憑』；不管未來兩岸關係如何變化，結合高階文憑和大陸關係，對未來工作發展和生涯規劃一定可以幫上很大的忙。雖然目前報章並未正式開放赴大陸就學，而且台灣也沒有承認大陸學歷，但是在台灣對大陸經濟依存度愈來愈高的情形下，開放和承認大陸的學籍將是未來必然的趨勢。」他喝口水潤潤喉繼續說：「再說，就是因為還沒有開放，所以目前赴大陸地區學習的學生還不是很多，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等到將來台灣承認大陸學歷和開放人民赴大陸念書，那時大家一定一窩蜂的湧到大陸去，競爭者眾，相對的以後的機會就沒辦法和現在比了，將來想要再去念，絕對要比現在去來得困難很多！」聽完這一番話，我心想這事情不會進展的那麼快吧！我們政府對三通議題一副戒慎恐懼的樣子。但我對大陸關係和文憑的重要早已有著深切的體會和認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重要問題。

誰知學長就像聽到我心裡的話似的，我當下馬上明白，而且真

正的了解，前往北京修個博士學位是既重要而且得馬上行動的一件事了。這可以算是我這個既不聰明又不夠年輕的傢伙取得博士學位、建立重要人脈最後一次也是唯一的機會了。

2006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報名點陸續的湧進成群莘莘學子們，這些想要報考大陸高校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所學生，都是趕著要在明天截止報名前完成報名手續。我觀察到他們的目標和我差不多，大都是各專業領域裡，排名前幾名的重點大學；我和其他大部分來這裡報名的人一樣，手拿著已經填好的報名表和準備好的文件資料，排隊等承辦人一個一個受理報名。隊伍排著同時我們也聊開了，聊著聊著讓我聽到一個很詭異的事情，有人向其他私人承辦的招生作業，報名費既然要收高達新台幣三十萬元，雖然代辦單位有一定錄取的保證，但是我心想的，是我才不會想花大錢去念這種書，真慶幸學長引導我到夏潮聯合會來報名，沒有被當凱子開大刀。另外，還有人猶豫著，不知道要報考那一所學校，都這時候連拿著一堆學校簡介，坐在會議桌前，一份一份的瀏覽，這種求學精神可就實在讓我搞不懂了。

我看著約十數坪大的會議室，壁爐上排滿大型文件夾，每只文件夾背面都寫著一個大陸高校的校名，裡頭就放了大學或研究所的介紹資料或招生簡章，一開始我想說數一數架子上的文件夾有幾個，這樣子就可以知道大陸現在到底有多少個大學和研究所。工作人員發現一副戒慎恐懼的樣子。但我對大陸關係和文憑的重要早已有著深切的體會和認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重要問題。

誰知學長就像聽到我心裡的話似的，我當下馬上明白，而且真

間，為了讓自己對那所可能成為兩後學習所在的環境多一份了解，2007年元月份我走了一趟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看完了學校之後，我們同時也走馬看花的看了看包括浙江、福建、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小地方，對如今大陸蓬勃的經濟發展，點點陸續的湧進成群莘莘學子們，這些想要報考大陸高校碩士班和博士班研究所學生，都是趕著要在明天截止報名前完成報名手續。我觀察到他們的目標和我差不多，大都是各專業領域裡，排名前幾名的重點大學；我和其他大部分來這裡報名的人一樣，手拿著已經填好的報名表和準備好的文件資料，排隊等承辦人一個一個受理報名。隊伍排著同時我們也聊開了，聊著聊著讓我聽到一個很詭異的事情，有人向其他私人承辦的招生作業，報名費既然要收高達新台幣三十萬元，雖然代辦單位有一定錄取的保證，但是我心想的，是我才不會想花大錢去念這種書，真慶幸學長引導我到夏潮聯合會來報名，沒有被當凱子開大刀。另外，還有人猶豫著，不知道要報考那一所學校，都這時候連拿著一堆學校簡介，坐在會議桌前，一份一份的瀏覽，這種求學精神可就實在讓我搞不懂了。

邁上新旅程

博士班的考試安排，通常是考專長二科和自選的語文共三個科目。準備考試這檔子事，往往是個人的功夫加上適當的努力，而運氣更是重要，要知道台灣學生哪個沒經歷過千磨萬難，歷盡大小不等、難度不一的種種考試，個個身懷絕技、功夫一流。我則是那種深信不識鑽杆多粗，也能磨成繡花針的苦力型幹才，自然不能也不敢在比班門弄斧。所以故事接到考試的前一天，考生服務團帶著我們一大群人搭機來到香港，看完考場，巴士直接載我們回到飯店，每個人都用最快的速度進房間，用功讀書以準備明天考試的到來，空氣中一直瀰漫著一股既說不出又難以形容的緊張氣息，我是一整個晚上不敢閉上眼睡。

2007年四月廿二日星期六，天氣不冷不熱真的是個適合考試的天氣，一大早搭車來到香港理工學院體育館，裡頭坐滿考生，個個埋頭振筆疾書。考生來自港、澳、台，但一眼望去絕大部分是台灣學生，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了往後的生活和工作鋪路，每位學子都努力的打拼，在踏出的每個脚步上，為自己打下堅實而又厚重的基石。考場設在體育館裡，大大的館場排滿數十排，每排陳列著六十張連成一線的考試桌椅，不曾在這麼

奮戰的心情

我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班2007級的學生。寫這篇文章之時，坐在台北家中的書桌前，看著一大堆的學術論文和叢書，埋首於論文和報告的繕寫工程，眼前的書卷堆得老高，心想老嗆咕著這還真不是人幹的工作，因為一整天下來暖暖爐沒關掉過，穿著厚厚的衣服還是擋不住不曉得從那個縫隙竄進屋裡來的冷風，腳上雖然套上厚厚的棉襪，腳踝連著腳跟卻總是冷冰冰的；這個冬天有著明顯的反聖嬰現象，天氣真是出奇的冷，中國大陸華南地區出現了近半個世紀以來罕見的大雪災，持續的肆虐，一種奇怪的氛圍持續的擴張，這般情景令我心中油然而生出許多不同的感受……

文 / 涂金賢

大場地考試過的我，感覺真的挺新鮮的。

在這同時，我再度發揮神奇的好奇心，四下觀察，發現報考同個學校同個專業的考生是被連成一串排排坐，可能是監考官們為了發、收考卷圖個方便。所有考生就座，監考老師透過麥克風講了一堆作答注意事項，他應該是個南方學校的老師，口音輕淡還算可以接受。那最後一聲：「開始作答」可是鏗鏘有力，話聲一結束，擠滿人考生和監考人的會場，在一陣試卷翻開的聲音後立時轉為鴉雀無聲。考生開始作答，緊張的我，手心竟冒出汗來把答案紙都給沾濕了，這第一堂考的是個人自選的外語先，一個上午三個小時就考這一科，題目分量頗重，得花些時間作答。中午在隔壁學生餐廳吃個經濟又方便的簡餐。接著是下午三個小時的第一個專業科目，第二天上午又再花同樣的時間，把第二專業科目考完。考完直接打道回府，星期日下午就回到台灣。

伯納·布立賽，法國人，曾在法國《費加羅報》擔任記者。酷愛中國文化的他，曾經十幾次前往中國。經過兩年的搜集整理和寫作，2003年在法國出版了《1860：圓明園大劫難》。這本根據當年參與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暴行的英法外交官、軍官和士兵的第一手回憶錄寫就的專著，清晰地再現了這場人類文明史上的浩劫，並披露了許多珍貴、罕見的歷史細節，一經出版就在西方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被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稱為「澄清我們共同歷史的片段作出了貢獻」。

回到這個時間點，文稿快寫完了，冷風颯颯，但心中是熱情而充滿自信的，華南的雪災，是那種感同身受的難過，但再冷的天也有回暖的一日。首理書桌樂驕形是苦悶，但我知道我已經把握住我這輩

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機會了，那

你呢？

答：1979年，巴黎吉美博物館

歐洲藝術；另一種是想像，它產生了東方藝術。圓明園是屬於想像的藝術，

伏爾泰是這樣說的。大家都在說：希臘的巴特農，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圓形大劇場，巴黎的聖母院，東方的圓明園。如果人們見不到它，就會夢見它。這是一件令人咋舌的、從未見過的傑作，從神秘的暮色中遠遠望去就像是聳立在歐洲文明地平線的一個東方文明的朦朧輪廓。

這個奇跡現在消失了。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贖。在我抗拒。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做強盜。

法蘭西帝國侵占了這次勝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種所有者的天真，炫耀著圓明園裡的燦爛古董。我希望，鏟除汙垢後解放了的法蘭西把這些贓物歸還給被掠奪過的中國的

那一天將會到來。而現在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盜行為和兩個小偷。先生，這就是我對遠征中國的行為所給予的贊同程度。

維克多·雨果 1861年11月26日

對野蠻所幹的勾當。

答：對歷史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是歷史事實。應該說圓明園劫難的罪魁禍首是英國人，法國人

可以算是隨從，我們為過去所犯過的錯誤表示抱歉，大多數法國人對此也

能夠認識到我們過去的錯誤，正視這段歷史。

（本口譯自《新浪讀書》頁《新華時》）

李吉吉攝

白 / 葉廷芳

圓明園，每經歷一番時段，就收藏一疊悲慘的啟事。

她的遭遇，是中華民族那段貧弱、苦難、屈辱歷史的縮影，是一部沉重的活史書。無論這片廢墟現在所具備的東

方的多寡，都不影響這部史書豐富和苦澀的涵養其無上的寶貴價值。

她既是入侵強盜活的歷史見證，又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地紀念碑」，她身

各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寶藏：封建帝皇的窮奢極侈；中國能工巧匠的傑出智慧；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暴行；清末統治者的廢弛無能；中國的水戰與貧弱；以及，中華民族的復興！

問：揭自己國家的傷疤，法國民眾接受嗎？這種勇氣意味著什麼？

答：我絲毫沒有誇張。試想一下當時的情景，放眼望去，上百座中式宮殿建築，亭臺樓閣應有盡有，還有數不清的藝術珍品，多年積存的真品，數以千計的玉石、瓷器，成噸的絲綢，有的精美絕倫的

問：您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您說對圓明園的焚毀，相當於同時摧毀掉凡爾賽宮、羅浮宮博物館和法蘭西國家圖書館。

答：我絲毫沒有誇張。試想一下當時的情景，放眼望去，上百座中式宮殿建築，亭臺樓閣應有盡有，還有數不清的藝術珍品，多年積存的真品，數以千計的玉石、瓷器，成噸的絲綢，有的精美絕倫的

問：您說對圓明園的焚毀，相當於同時摧毀掉凡爾賽宮、羅浮宮博物館和法蘭西國家圖書館。



與 是誰的 爾果：兩個強盜走進圓明園

巴特勒上尉：

您問我對於遠征中國的看法。先生您覺得這次遠征又體面又高尚；您相當善意地看重我對您的感情。您認為在維多利亞女皇和拿破崙皇帝的雙重旗幟下對中國進行的這次遠征是英法兩國共享的光榮；您想知道我對這次英法取得的勝利能給予多大程度的贊同。

既然您願意知道我的看法，那我就發表如下：

從前在世界的一方有個奇跡：這個世界奇跡叫圓明園。藝術有兩種原則：一種是構思，它產生了

歐洲藝術；另一種是想像，它產生了東方藝術。圓明園是屬於想像的藝術，伏爾泰是這樣說的。大家都在說：希臘的巴特農，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圓形大劇場，巴黎的聖母院，東方的圓明園。如果人們見不到它，就會夢見它。這是一件令人咋舌的、從未見過的傑作，從神秘的暮色中遠遠望去就像是聳立在歐洲文明地平線的一個東方文明的朦朧輪廓。

這個奇跡現在消失了。一天，兩個強盜闖入圓明園，一個掠奪，一個縱火。似乎獲得勝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贖。在我抗拒。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做強盜。

法蘭西帝國侵占了這次勝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種所有者的天真，炫耀著圓明園裡的燦爛古董。我希望，鏟除汙垢後解放了的法蘭西把這些贓物歸還給被掠奪過的中國的

那一天將會到來。而現在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盜行為和兩個小偷。先生，這就是我對遠征中國的行為所給予的贊同程度。

維克多·雨果 1861年11月26日

對野蠻所幹的勾當。

揭開被西方遮掩的歷史

一專訪《1860：圓明園大劫難》作者 伯納·布立賽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從始至終都保持著激情，寫的時候最多的感情是憤怒！」

——伯納·布立賽

伯納·布立賽，法國人，曾在法國《費加羅報》擔任記者。酷愛中國文化的他，曾經十幾次前往中國。經過兩年的搜集整理和寫作，2003年在法國出版了《1860：圓明園大劫難》。這本根據當年參與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暴行的英法外交官、軍官和士兵的第一手回憶錄寫就的專著，清晰地再現了這場人類文明史上的浩劫，並披露了許多珍貴、罕見的歷史細節，一經出版就在西方世界引起強烈反響，被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稱為「澄清我們共同歷史的片段作出了貢獻」。

問：圓明園遺址是人類歷史上野蠻摧殘文明的見證，是英法侵略者在19世紀留給中國人民心靈深處不可磨滅的創傷。在中國，這段歷史毋庸置疑；西方極少有人觸及，您卻是個例外。

答：1979年，巴黎吉美博物館



利就可以當強盜了。兩個勝利者把大肆掠奪圓明園的所得對半分贖。在我抗拒。我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申明：統治者所犯的罪行並不是被統治者的錯誤；政府有時是強盜，但人民永遠不會做強盜。

法蘭西帝國侵占了這次勝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種所有者的天真，炫耀著圓明園裡的燦爛古董。我希望，鏟除汙垢後解放了的法蘭西把這些贓物歸還給被掠奪過的中國的

那一天將會到來。而現在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盜行為和兩個小偷。先生，這就是我對遠征中國的行為所給予的贊同程度。

維克多·雨果 1861年11月26日

對野蠻所幹的勾當。

答：對歷史學家來說，最重要的是歷史事實。應該說圓明園劫難的罪魁禍首是英國人，法國人

可以算是隨從，我們為過去所犯過的錯誤表示抱歉，大多數法國人對此也

能夠認識到我們過去的錯誤，正視這段歷史。

（本口譯自《新浪讀書》頁《新華時》）

李吉吉攝

白 / 葉廷芳

圓明園，每經歷一番時段，就收藏一疊悲慘的啟事。

她的遭遇，是中華民族那段貧弱、苦難、屈辱歷史的縮影，是一部沉重的活史書。無論這片廢墟現在所具備的東

方的多寡，都不影響這部史書豐富和苦澀的涵養其無上的寶貴價值。

她既是入侵強盜活的歷史見證，又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地紀念碑」，她身

各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寶藏：封建帝皇的窮奢極侈；中國能工巧匠的傑出智慧；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暴行；清末統治者的廢弛無能；中國的水戰與貧弱；以及，中華民族的復興！

問：揭自己國家的傷疤，法國民眾接受嗎？這種勇氣意味著什麼？

答：我絲毫沒有誇張。試想一下當時的情景，放眼望去，上百座中式宮殿建築，亭臺樓閣應有盡有，還有數不清的藝術珍品，多年積存的真品，數以千計的玉石、瓷器，成噸的絲綢，有的精美絕倫的

問：您說對圓明園的焚毀，相當於同時摧毀掉凡爾賽宮、羅浮宮博物館和法蘭西國家圖書館。

人民作家巴金 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文學家之一，也是一位傑出的社會運動家，活躍的民間外交家。他通曉英、法、俄、德、世界語等多種語言文字，翻譯了十幾部世界名著。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滅亡》、《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和《抗戰三部曲》；中篇小說《春天裡的秋天》、《憩園》、《寒夜》；散文集《新聲集》、《贊歌集》、《隨想錄》；譯作有長篇小說《父與子》、《處女地》和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2003年獲頒「人民作家」榮譽稱號，2005年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101歲。



巴金與蕭珊和孩子們的全家福

巴金的「三個先生」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時期在封建家庭的生活經驗與反省，對巴金的人格和創作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母親「愛一切人」的教誨對巴金一生的影響頗大，後來巴金稱母親為自己的「第一個先生」；童年，巴金在母親的鼓勵下經常與「下人」在一起，從他們的身上得到了近乎原始的正義感和直爽的性格，驕夫老周被巴金稱為是自己的「第二個先生」；1921年，巴金參加《半月

刊》雜誌的工作，編輯部同仁吳先憂以實行「自食其力」的行動，教導巴金「自我犧牲」精神，被巴金稱為是自己的「第三個先生」。此外，廣泛閱讀進步書刊也是奠定巴金青年時期思想的重要根源。1919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巴金開始大量閱讀《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進步書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學民主等進步思想。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期間，巴金閱讀克魯泡特金《告少年》、廖亢夫的劇本《夜未央》和流亡美國的俄國作家愛瑪·高德曼的文章深受感動，第一次瞭解到無政府主義的要義，開始有了獻身社會革命的想法。就在這一年冬天，巴金參加了成都學界為反對軍閥劉存厚開展請願活動和集體罷課，這是他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1921年，參加成都無政府主義刊物《半月》雜誌的編輯工作並以「芾甘」為名在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

平等的社會》。5月，參加紀念「五一」活動，第一次上街散發鼓吹「社會革命」的傳單，並組織秘密團體「均社」，發表《均社宣言》，從此以「安那其主義者」自命。1922年2月在《文學旬刊》上發表詩歌《被虐（待）者底哭聲》12首，開始了輝煌的文學創作生涯。

逃「家」的安那其主義者

1923年，巴金在大哥的幫助下輾轉從重慶乘船到上海，投身到廣闊的新天地中去。192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隔年，五卅慘案發生，巴金參加南京學生的聲援活動，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就是以這段生活為題材。8月，參與創辦無政府主義刊物《民眾》半月刊。

1927年1月巴金離滬赴法國巴黎求學。在法期間，一方面大量閱讀西方哲學和文學作品；另一方面，關心著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寫下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受到文壇的注目。同年，巴金與吳克剛、衛惠林等人合寫《無政府主義與實際問題》一書，被國民黨政府以「煽惑軍隊」的罪名查禁。

1928年12月，巴金從法國回到上海，在這期間，他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托爾斯泰的《丹麥之死》、高爾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國文學、思想文化作品；隨後，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文學創作之中，寫下了長篇小說《家》、《春》、《愛情》三部曲、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出版了《復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說集。

走向現實主義

1933年5月，長篇小說《家》出版。8月，巴金參與《文學專刊》的工作，與魯迅、胡愈之、茅盾等人第一次見面。9月，應邀去天津、北平訪問，住在沈從文的書房。12月，和靳以、鄭振鐸創辦《文學季刊》，任編委，經靳以介紹和曹禺相識。1934年1月返回上海，國民黨開始實行圖書檢查。巴金的《電》（《愛情三部曲》的第三部）被禁，後改名《龍眼花開的時候》以「歐陽鏡蓉」筆名在《文學季刊》連載。11月，巴金在魯迅等人的錢別下乘「淺間丸」輪前往日本橫濱，住在佛教徒武田博家中，日後據此創作了短篇小說《神》、《鬼》。同一年，巴金的《將軍》被魯迅、茅盾編入短篇小說集《草鞋腳》，茅盾在作者簡介中說：「《將軍》作者巴金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可是近來他的作品漸少安那其主義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

1935年8月，巴金回國後就出任

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他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編輯和出版工作上，支持許多進步作家的創作，為發展進步文藝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36年7月1日，蔡元培、孫科、柳亞子、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等一百四十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學的意見》，巴金欣然連署。12月1日，巴金和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一人簽名發表《文藝界同人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主張全國文學界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救國。15日，又和魯迅、曹禺、靳以、黎烈文等七十七人聯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19日，魯迅逝世，巴金趕赴魯迅家參加治喪事務，為魯迅抬棺送他最後一程。也在這一年，巴金與上海中學生陳蘊珍(蕭珊)結識。蕭珊是巴金的粉絲，二人由通信討論作品開始認識，最後結縭為夫妻，成就了一生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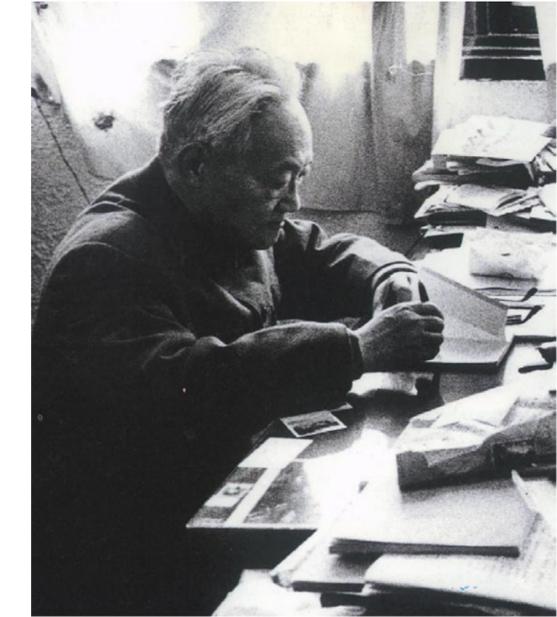
為抗戰奔走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巴金擔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報》的編委，並和茅盾共同主編《吶喊》（後改名《烽火》）雜誌，其間寫下不少充滿愛國激情的詩文。1938年後，巴金在廣州、上海、昆明、重慶、桂林、成都等地從事出版工作，並發表了宣傳抗戰的小說《火》（三部曲），完成了中篇小說《秋》、《憩園》、《第四病室》、《寒夜》等的創作。

1940年巴金與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在重慶出席全國文協舉行的來渝作家茶會，第一次與周恩來見面。1941年初，巴金回成都掃墓住了五十天，重回故鄉的感觸促使巴金後來創作了《憩園》，書中楊老三即以其五叔為原型。1944年5月初，巴金與蕭珊結婚，開始創作《憩園》。1945年2月，巴金與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三百多人在重慶《新華日報》上聯名發表《文化界時局進言》。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抗戰勝利。28日，毛澤東到重慶，巴金初次見到毛澤東。11月，巴金由重慶回到上海，繼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從事出版和翻譯工作。妻子蕭珊因懷孕待產留在重慶。12月，長女李小林(小名國頌)生於重慶。

反內戰、反侵略不缺席

巴金的步伐並沒有因為抗戰勝利而歇息下來。1946年6月，巴金和馬敘倫等上海各界人士上書呼籲永久和平。7月16日，巴金與茅盾、葉聖陶等二百六十人聯名發表《中國文壇反內戰、爭自由宣言》。1946年底，長篇小說《寒夜》結



稿，隔年3月在上海出版。1947年7月19日，巴金和郭沫若、茅盾、葉聖陶、胡風等十三人致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控訴國民黨特務暗殺李公樸、聞一多的罪行。7月下旬，巴金受邀到台灣旅行，住在黎烈文家。這是巴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來到寶島，並與吳克剛一家人留下寶貴的合影。



1947年巴金與吳克剛一家在台灣留下珍貴合影

1949年7月2日，巴金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發表《我是來學習的》一文並被選為全國文聯委員。23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巴金當選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代表文藝界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加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巴金歷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文藝月報》、《收獲》、《上海文學》主編，上海市文聯主席，華東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

巴金的步伐並沒有因為抗戰勝利而歇息下來。1946年6月，巴金和馬敘倫等上海各界人士上書呼籲永久和平。7月16日，巴金與茅盾、葉聖陶等二百六十人聯名發表《中國文壇反內戰、爭自由宣言》。1946年底，長篇小說《寒夜》結集》，是對他的文學成就的推崇。1956年，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發動整風運動，鼓勵知識分子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言。沒想到「大鳴大放」後來搞過了頭，開始有人要求和共產黨「輪流作莊」，觸動了中共的底線而遭來了反右派運動的鎮壓。在這場反右鬥爭中，巴金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但是後來在文革期間卻因為年輕時候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遭到批鬥。1967年巴金以「反動權威」的罪名打進「牛棚」、下鄉勞改、上「五七幹校」，一直到1972年8月13日妻子蕭珊病故後，才又回到上海作協。這期間巴金頭暈重譯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和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一直到1977年寫《一封信》，才又恢復了寫作的權利。1978年，74歲的巴金開始寫《懷念肖珊》來紀念他在文壇中去世的妻子。1980年巴金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得到茅盾、葉聖陶、夏衍、冰心、丁玲等的贊成和支持。隔年，巴金捐出稿費十五萬元作建館基金，並提供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有關資料。

1982年，他在年近八旬的時候，仍克服巨大的病痛，用堅強的毅力寫完了五卷《隨想錄》，使他的散文創作在思想藝術上達到了一個高峰，贏得了「世紀良心」的封號。90年代後又出版隨筆集《再思錄》，並編輯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他創作的先後被譯成英、俄、日、法、德、意、瑞典、朝鮮和世界語等近30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傳播。巴金的一生，是不斷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一生、為文學事業奮鬥不息的一生、永遠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



成都老家作客去

巴金故居坐落於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順街98號，巴金先生曾在此度過了她的少年和青年時代，他的多部作品裡都有他故居的影子。遺憾的是，巴金故居沒能完整地保存下來。故居舊址旁的「雙眼井」現在成了中外遊客的參觀勝景。巴老曾說：「找到了雙眼井，就可以找到我童年的足跡。」

★巴金文學院



巴金文學院位於成都市龍泉驛區驛馬河畔，2003年11月21日建成開放，是研究巴金的重要資料庫與學術基地，也是培育文學新人的專業機構。文學院以四川民居風格為特色，灰瓦白牆、格子窗、坡屋頂，平實的风格與巴金先生的樸實文風相呼應。文學院的主要建築有巴金紀念館、綜合樓、會展樓和亭廊等，主體結構是巴金紀念館。正門口豎立著巴金銅像及其人格格言：「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紀念館內集中陳列了國內所有關於巴金先生的作品、圖片和實物等，全面再現了文壇巨匠、世紀老人巴金的人生。

★百花潭慧園

百花潭公園位於成都市西郊浣花溪風景區，由磊園、慧園、盆景園、桃花林、銀杏林、桂花林、梅

花林七大景區組成。百花潭歷史悠久，自唐代以來已成為成都人的郊遊勝地。詩人杜甫在此留下了「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名句，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慧園是根據巴金在小說《家》中的描寫為藍本設計和修建的，是一組仿清末民初川西民宅風格建築，富有濃鬱的古典風韻和鄉土氣息，頗具川西民宅特徵。陳列室裡陳列有巴金先生贈予的的珍貴手稿、書籍、圖片及其它物品300多件，以及國內文化界名家的書畫等珍貴藏品及圖片資料。

慧園中還豎立了一座全中國最大的巴金銅像，是2004年6月20為祝賀巴金老人百歲壽誕而落成。巴金頭戴眼鏡，身著中山裝，脖子上系著圍巾，腳穿一雙老式方頭鞋，手拄拐杖，雙眼凝視前方，反映出他獨特的人文精神。

巴金對北京的感情沒有對南方一些城市濃烈，可是他最後一個心願——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完成卻在北京。

相約在北京

巴金對北京的感情沒有對南方一些城市濃烈，可是他最後一個心願——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完成卻在北京。

★中國現代文學館

中國現代文學館位於朝陽區芍藥居小區文學館路45號，是巴金先生倡導興建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中心，是中國文學的標誌性建築。1981年2月14日巴金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10月13日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巴金先生捐款15萬元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基金。1985年3月26日巴金親自主持隆重的開館典禮，當時的館址在海淀區萬壽寺甲西路。目前的新館是在1997年底動工，2000年5月23日開館，現在已開始籌建二期工程。

中國現代文學館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中心，集文學博物館、文學圖書館、文學檔案館、文學資料研究、文學交流的功能於一身。現共有藏品38萬件，其中書籍23萬冊、雜誌2100多種、報紙142種、手稿13824件、照片16173件、書信11600件、錄音帶360盤、錄像帶442盤、文物4380件。對作家整批捐贈的文學資料，建立了以其姓名命名的文庫。目前已建立的有巴金文庫、冰心文庫等中國大陸、港澳、台及海外華人作家的文庫共81座。

台灣當代作家陳映真、黃春明、鍾理和、白先勇等多人在「中國當代文學展區」都有展出。

挨家挨戶敲門在上海

巴金一生萍蹤無定，上海是巴金一生住得最久，也是他文學和社會活動最主要的場域，許多重要的作品都是整居上海的期間完成。因此，我們就順著他作品裡的記載，挨家挨戶」的敲門去吧！

★武昌路「談道宿舍」

1923年，巴金第一次來到上海，住在臨近碼頭的武昌路景林堂的「談道宿舍」（教友宿舍）。當時他和三哥李堯林離開剛成都到達上海，甫抵碼頭坐上接客的馬車，不料馬車撞了人，連人帶車被拉到巡捕房，罰了幾塊大洋才了事。老人晚年提及這個趣事，不禁失笑：「這大概就是老皇歷說的‘出門不利’吧！」

★馬當路和建國東路

1925年8月，巴金第二次來上海，先後住過馬浪路(今馬當路)和康梯路(今建國東路)。「我住在上海康梯路康益里某號亭子間裡的時候，常常睡在床上聽到房東夫婦在樓下打架。」後來他在法國寫《滅亡》初稿時把這些情節寫了進去。

★寶山路「世界語學會」

1928年12月，巴金回國後再次來上海，1月搬進寶山路寶光里14號的「世界語學會」。巴金在此居住期間，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時還寫出了《霧》、《新生》以及十幾個短篇。1932年「一·二八」事變，世界語學會會址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炮火，他和友人從闖北「逃難」至少高里，遂寫了《從南京回上海》，記錄了戰火見聞，日後寫下了一篇抗日小說《海的夢》。他說：「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憤怒都放進我的小說。小說裡的感情都是真實的。」

★環龍路花園別墅1號

1932年，巴金隨著舅父搬到隔壁弄堂環龍路花園別墅1號居住，直到1933年春天，巴金才遷走。在花園別墅，巴金除完成了《春天裡的秋天》之外，還重寫了《新生》的

第二稿。之後的一年，巴金過著流浪者式的生活，住過哪？巴金自己也記不清了。他說：「只有狄思威

路(今溧陽路)麥加里還有印象。我在那裡住過。」

★襄陽南路敦和里21號

1936年底，翻譯家馬宗融去廣西大學教書，請巴金住到拉都路(今襄陽南路)敦和里21號幫忙照看房子。巴金回憶時曾風趣地說：「那時候，我住得『閒』了。整幢房子，就我一入住。三樓是臥室，二樓是書房，底樓是客廳。」巴金的童話《能言樹》，就是在這裡寫出來的。

★淮海坊59號

巴金在敦和里住了半年，馬宗融一家返滬就搬到霞飛坊(今淮海坊)59號和好友索非住在一起，現在地址為淮海路927弄59號三樓。「當時，索非一家住在二樓和底層，我就住在三樓。住進霞飛坊前後也

背包裡要塞什麼書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巴金是一位對朋友熱情、對民族熱愛、講真話、有進步思想、有獨特藝術風格的文學巨匠。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巴金的作品曾風靡一時，擁有廣大的青年讀者群，以至曾經影響過好幾代青年的人生。他用對人類真摯的深沈的愛，去點燃青年讀者的心，喚醒他們的良知、人性和愛。巴金晚年最喜歡的自己的作品是《隨想錄》，他覺得這是人生的收支總賬，也能體現他思想的變化。

《隨想錄》

1986年，巴金為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開闢專欄，寫了150篇「隨想」短文，總稱為《隨想錄》。其中有作者對歷史的反思（如《「文革」博物館》），對失去親友的懷念（如《懷念胡風》），對自我心靈的拷問（如《小狗包弟》），以及對一些他不能認同的觀點言論的大膽批判。他以一個文革見證人的身份，帶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展開對歷史的深入反思。在八十年代，這套散文集引起很大震動，被稱為「說真話的大書」，作者本人也因此獲得「20世紀的良心」的稱號。

《家》

《家》是巴金創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取材於中國的一個封建的大家庭，通過這個大家庭的沒落與分化來描寫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蕩。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國封建社會和家庭制度的縮影。從表面看，高家「一家人讀書知禮，事事如意」，家庭內部尊卑有序，禮法森嚴；但實際上，為了爭奪家產，在這個大家族中處處都充滿著激烈的爾虞我詐和勾心鬥角。

《家》是一部思想相當深刻的現實主義力作，巴金在談到《家》的創作時曾經說過，他寫作這部長篇小說的目的是「我要向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訴』。」作品通過一系列美好生命的毀滅，控訴了封建家庭的黑暗和腐朽，控訴了封建家庭的罪惡，描寫了青年一代的覺醒和反抗。

《寒夜》

《寒夜》是巴金在大陸放前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最初動筆於1944年秋冬之際的重慶，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作家在小說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樹生、汪母這三個人物形象，深刻地寫出了抗戰時期勤懇、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的命運。1947年巴金在小說的後記中說：「我只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並沒有撒謊。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著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

《憩園》

《憩園》與《家》、《寒夜》一起被巴金列為自己最喜歡的三部作品，與《家》一樣，它的背後有著一個真實的故事。1941年初，巴金回到故鄉成都過年，還得知了五叔（《家》中高克定的原型）亡故的消息。與小說中的楊老三一樣，巴金的五叔做盡家產，妻兒不再接納他，最終因為偷竊被關入牢中染病而死。在最初構思中，巴金要寫的是這樣一個完全不值得同情的楊老三，小說的題目也被定為《冬》——它本應是激流三部曲的尾聲。但在寫作過程中，他「愛上了小說中的三部」，在與人物的鬥爭中巴金認了輸，於是《憩園》就成了與激流三部曲迥然不同的風格：精緻，婉約。同樣是寫舊家敗落的故事，卻不再著力於對專制家庭的批判，字裡行間流露著的是悲天憫人的同情與悵惘。

2009 台胞青年冬令營



爺爺

—記暨大聯合會2009冬令營團長 吳樹培爺爺



和蓉蓉聊天

2009冬令營心得

／唐紹晴（中原大學）

回來已經4天了，但那遍雪白的場景還烙印在我腦海裡。

沒有雪花的紛飛，但是那負20度的冰冷已經足夠讓我們都凍僵了。包的比什麼都還要圓，只知道就算穿再多的襪子，腳趾頭還是凍僵的，那邊的人都說暖暖包是「暖寶包」，她們似乎也習慣了冰冷，一點也不需要暖寶包加持，哈爾濱人的豪邁，喝酒都大杯大杯乾，我們也一起乾了不少。讓人最難以忘懷的，莫過於比台啤好喝，又比海尼根好喝，度數卻又比一班啤酒高的，「哈啤」（哈爾濱啤酒），綠綠的瓶身酷似普通的啤酒，有4度的酒精濃度，喝下去卻是讓人出乎意料的順口，還有54度的白酒，天啊！喝下去身體快燒掉了，一杯接一杯，大家都乾的不逸樂乎了！喝醉的夥伴們，走路東倒西歪，自己在做什麼都不知道了，還沿途唱情歌，就差沒吐在車上。

那難忘的冰天雪地，一片白茫茫，卻也換來我最多的回憶，哈爾濱的早晨，比平常更加刺骨，把自己包的像球以後出門，今天要到二龍山滑雪，我們照計畫請了一位教練，一個人的費用是人民幣120，

跌跌撞撞的在滑雪坡道上左跌又跌，很努力的依照教練所說的方法，可能是運動細胞少了那麼一點，跌了快十幾次了，全身都是雪，才慢慢的能自己控制速度，真的很挑戰。不過，那種讓人越挫越勇的精神，我體會到了！就像一個傻瓜，跌坐在哈哈的冰雪地。比想像中的好玩，也沒有之前想的恐怖！後來我們打雪仗，雪碰到肌膚之後馬上變成水，天啊！超凍的啦！不過大家還是很瘋狂的互砸，往頭上放一堆雪真的很酷，我和小不點試著把豆豆埋在雪裡，不過似乎有點困難，光一個腳就難倒我們了！可惜的是，不是天上紛飛下來的雪，是積了一個冬天的雪，都好紮實，不能做雪人。我還拿了寶特瓶裝了一瓶雪，嘻嘻，其實雪都髒髒的，溶化後有點灰灰的，後來我的寶特瓶放在遊覽車上，被司機丟掉了。

這次的旅行，很特別，因為是和好朋友一起，還有認識很多來自不同大學的人，大家玩在一起的感覺真好，雖然我認識的人沒有幾個，不過這種經驗真的很特別！

我們第一天搭飛機到北京，在北京停留了三天，把該看該玩的都走了一遍，頤和園，河面都結冰，還有人在上面玩，對台灣人來說感覺是奇景呢！故宮，沒有看電視那麼那麼大大大，不過真的很宏偉！

天安門，雖然只是一個門，毛爺爺的眼睛卻很奇特的盯著每個看他的人看呢！奧運村，水立方和想像中的不一樣，到了現場感覺好小喔，不過蓋的真的很棒，裡面的建築結構都半透明，很視覺。鳥巢，感覺就真的很大，裡面位置也密密麻麻的，坐在那邊就可以感覺到自己在世界上的渺小小小小！長城，沒有想像中的easy，好長好長好陡好陡，我都蹲低低的才敢爬上去，真的很佩服蓋長城的人們，好偉大，從上面往下看，幾乎看不到下面的階梯，超級陡，台階的大小也不一，有的好高的很低，走起來真的很累人，不過我們都是好漢，因為我們登了長城，嘻嘻！

場景拉回哈爾濱！我們有看雪雕和冰雕，一接近那些作品就可以感覺到溫度變低，尤其是晚上看到冰雕，冷到耳朵都快要掉下來了，還記得出門前爸爸要我帶一個袋子，說如果掉了鼻子或耳朵要裝回家，哈哈。

我喜歡這個寒假，因為我又開了眼界，希望今年暑假也讓自己充實充實。



• 不上長城非好漢

蓉蓉是臺灣某學校的一名研究生，認識她只是一個的偶然。

在「台胞青年冬令營」車上，我們閒聊了起來。我們學習的專業都和有關，而情況卻不相同。我說，大陸的教育做得還很不足；她說，教育系在他們那裏，是最高分的院系之一。匆忙結束了在車上的談話，我對她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印象。然而，後來她特地找我，告訴我，大陸的教育可能現在不是很好，可是希望我不要對它失去信心，「教育興，國家興」它需要我們每個人為之奮鬥。一番話，說得我心裡暖暖的，感動得不得了。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熟識起來，當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的心已經和她走的很近了。

人很遠 心很近

我喜歡和蓉蓉聊天，因為她知道的很多，我們在一起，能談論很多問題。雖然一個住北京，一個在臺灣，兩地有著這麼多年的隔閡，但是我們的思想卻是彼此相通的。元宵節那晚，我們一起去琉璃廠、去中關村，我給她們介紹北京的特色，北京的歷史、美食。相應的，她們也會對寶島臺灣侃侃而談。在飯桌上，我們談論各自的大學，談論兩地的高考、考研、出國情況，我們暢談心中理想的大學是什麼樣子、談論彼此將來的路。誰會記得，有什麼海峽之隔。

在北京的最後一天，蓉蓉的朋友病了。我陪她們去了醫院，看了醫生，回到他們的房間讓病人休息。不記得話題是從何開始的，只是我的記憶停留在蓉蓉對臺灣歷史的講述之上。她說，在國民黨來到臺灣之前，曾經是日本人在統治臺灣。臺灣人的孩子和日本人的孩子，上著不同的小學，處於不同的等級。在殖民的同時，他們也帶來了很多先進的技術與設備，臺灣一天一天的發展起來，然而在臺

灣人心裏，仍然渴望回到祖國。就這樣，他們等到了1949年，等到了國民黨軍隊。大家都歡欣鼓舞期待這支軍隊的到來，畢竟，誰也不想被外族統治。但是，他們看到的卻和想像大相徑庭。當他們上街迎接這支軍隊的到來的時候，他們看到的，卻是一支散退的軍隊、一支飢餓的軍隊、一支軍紀不強的軍隊。這讓臺灣人民陷入了一種矛盾的心理之中，他們不希望日本人來統治他們，然而國民黨政府卻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好的生活。這是一種經濟與政治的較量吧，在每個人心中！

台灣是很複雜的

「臺灣是很複雜的」，蓉蓉這樣說，「它並不像你們想像的那樣簡單。」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於是她繼續講給我聽。在國民黨入侵之後，臺灣本土也發生很殘暴的政治事件。那個時候，臺灣的精英們活得很悲慘，他們被國民黨認為很有可能會和共產黨勾結，所以每天都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中，很多人被關進了監獄從此就再也沒有出來，而那個專門用來關押這類犯人的地方，叫做「綠島」。在那段時期裏，群眾是恐慌的，他們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恨國民黨，蓉蓉的祖輩、父輩都與國民黨不共戴天，這矛盾直到蓉蓉這一輩才有所緩和。說到這裏，我著實歎了口氣，聽她繼續說。國民黨的軍隊一直以為，他們會反攻回大陸，所以臺灣只是暫留之地，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珍惜這片土地，不珍視這裏的人民。他們在這裏，恣意妄為，人民根本沒有能力反抗，為了給自己奪得說話的權利，黨外運動和民進黨就此誕生。

聽到這裏，我突然冒出了一個巨大的疑問：「既然民進黨與國民黨有著很大的矛盾，那麼他們為什麼不支持統一，甚至還提出了獨立？」這就讓我不解。蓉蓉說：「這就是複雜。雖然他們恨國民黨，但是他們還是在國民黨的教育體系之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教科書把共產黨渲染的十分惡劣、黑暗，所以很多人一直認為大陸這邊的人民根本就不自由，一直到有些人來到這裏，才知道事情並不是那個樣子。」

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

原來，臺灣的歷史有這麼複雜，臺灣的人民經歷了這麼多，這是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的，一時

間，我非常感慨。忍不住，我問蓉蓉：「對臺灣回歸怎麼看？」蓉蓉說：「經歷了這麼多事，每個臺灣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臺灣不像大陸，政府說辦奧運就能全國上下齊心辦好奧運。臺灣有原住民族、有閩客移民，還有內戰結束後遷居臺灣的國民黨軍隊和各省籍人士等，臺灣人民對於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說到這裏，她突然反問了我一個問題，讓我有些措手不及。她問我：「臺灣本來就不是大家都一致，為什麼要讓臺灣回歸？要讓臺灣和大陸成為一個樣子。」我想了想，告訴她，其實事實並不是她想得那樣。大陸就像母親，而臺灣就像母親的孩子。這個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被別人強行抱走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幾十年後，母親找到孩子，而她想做的，不是要孩子和母親一樣，不是要孩子完全聽從母親的話。母親想做的，只是讓孩子回來，讓孩子回家，只此而已。儘管我們歷經幾十年的風雨，使得母子會有莫大的差異，然而血濃於水，回到家，一家人慢慢交流，慢慢溝通，慢慢融合。聽了這些，蓉蓉點點頭，她告訴我，她明白了。她說：「要是你的這番話，是從你們的總理那裏說出來就好了。」我笑了，其實我們大陸的每一個人都是單純的這樣想的，只是，你們不會聽到這樣的資訊。

媽媽想做的，只是讓孩子回家

說到這裏，蓉蓉又發問了。她問我：「既然你們是這樣想的，為什麼不讓我們加入世界性的組織？」我笑談：「因為陳水扁要台獨，你們所說的這一切，其實都是他為獨立做的準備。如果你們已經回歸了，回到了母親的身邊，會有一個母親阻礙孩子的發展嗎？」「可是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呢？」「怎樣？」我問。蓉蓉說：「我們每天聽到的都是大陸有多少飛彈在對準臺灣，如果你說我們是親人，我們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我說：「其實，我們每天也在聽著臺灣的飛彈在對著大陸的新聞。我不知道，骨肉親人為什麼要這樣。我知道，大陸的人民不會希望戰爭，不希望和臺灣的同胞開戰。我們是一家人，我們希望能夠平平安安順利的把你們接回來，而不是兵戎相見。」想想吧，如果有一天海峽兩岸開戰，



• 蓉蓉為冬令營題字

骨肉之間血流通成河，那將是多麼殘忍的一場戰爭。對於大陸，我們完全可以以武力解決問題，可是我們不願意這樣做。因為到時候，即使我們收復了臺灣，得到了土地，得到了你們的人，可是卻得不到你們的真心，得到的，只是仇視的眼睛。

說到這裏，我們都沈默了。蓉蓉說：「原來，海峽兩岸的人民有太多的誤會，有太多的隔閡，我想我們需要更多地瞭解。」我淡淡一笑，表示認同，「所以今天我們坐在這裏，今天我們消除了誤會，我們更加親近。明天，我們的父母、同學就消除了誤會。以後，我們的子孫後代也就不會再有這樣的誤會了。」

蓉蓉告訴我她說她相信臺灣早晚是要回歸的。只是這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我們慢慢的互相瞭解、交流，解除誤會，敞開心扉。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和臺灣大學生交流這個活動，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要通過交流，真正的瞭解彼此，讓交流消除多年的隔閡。回歸，那是一個遠大的目標，而今天我們所做的，是一步步向前走，讓兩岸的人民向那個目標一步步靠近。

程波寫於冬令營之後

北京、哈爾濱冰雪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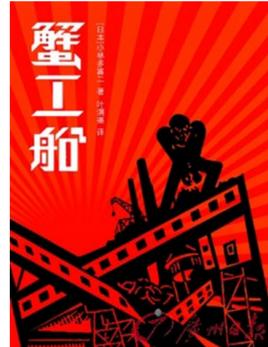


小林多喜二復活了

文 / 劉孝春

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於1933年2月20日，以二十九歲年紀被特高警察虐殺，至今已七十六年了。日本戰敗前，他的成名作之一《蟹工船》被列為禁書，連中文譯本也在中國被列為禁書。戰後日本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在法西斯統治下未曾向殘虐的軍國主義勢力投降、轉向的小林多喜二，其作品儘管已解禁，卻仍只在一小部分愛好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們間傳閱。

然而2008年，因日本政府所實施的各種政策，包括雇傭型態的改變等導致年輕人貧困化，產生「網咖難民」、街友年輕化、自殺者人數增多且年齡層往下降…等問題，經濟不景氣所衍伸的諸多問題，促使日本年輕人去思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產生貧窮的社會背景，進而注意到政經變化，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等，於是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小林多喜二作品，便使他們產生了共鳴，他們從其小說人物遭遇，找出了與自身的共通點，於是2008年，沉寂許久的多喜二作品《蟹工船》成為暢銷書，「蟹工船」一詞成為日本年輕人說明被榨取經驗時的一句形容詞，被選為流行語大獎第一名，並且促使日共黨員人數急速成長。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小林多喜二生涯，尤其是內容涉及被虐殺的事實的一部紀錄片，竟獲得了平成二十年年度日本文化廳藝術祭的大獎，這件事給予長期以來透過各種小型研究會、讀書會守護多喜二文學火種的日本愛好和平人士莫大鼓舞，因為在歷史上是一大突破。



在小林多喜二短暫的創作生涯中，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嘔心瀝血之作，他的作品與他不斷前進的思想與革命運動一致，並且他乃秉持「藝術不能成為吃不上飯者的食糧」的理念而創作。在2008年成為暢銷書的《蟹工船》是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上的勞動者

以1926實際發生的虐待蟹工船漁工事件為題材，經過綿密訪談調查之後才創作完成的。多喜二在寫給他尊敬的左翼文學理論家藏原真人信中詳述了《蟹工船》的創作意圖：與之前以1928年3月15日大鎮壓為題材的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創造各種不同性格人物不同，《蟹工船》寫的是「集團」，而且他想透過《蟹工船》這一特殊的勞動型態作為殖民地、未開發地被榨取的典型。除了東京、大阪等大工業地外，日本勞工的現狀有80%與《蟹工船》相同。更進一步地，他想藉此呈現國際間及軍事、經濟上的關係。他刻意寫未被組織起來的勞工，但資本主義卻反而會自然地促使他們組織起來。他要寫出資本主義是以如何「無慈悲」的型態入侵殖民地、未開地，作原始的榨取，而官憲及軍隊做其保鏢，任其酷使。無產階級一定要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帝國軍隊一財閥一國際關係一勞動者」要同時呈現，蟹工船就是最好的舞台。亦即《蟹工船》乃多喜二所寫的「資本主義入侵殖民地史」的篇章。全世界最早的譯本，是由中國的潘念之所譯，小林多喜二為此寫了序文，他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的現狀，與蟹工船同樣

生平軌跡

小林多喜二，1903年生於日本秋田縣北秋田郡下川沿村，父親為自耕農並佃種八反步（約80公畝）田地。1907年，在伯父的勸誘下，全家遷居北海道小樽經營麵包店。少年時期的多喜二雖然家境貧寒，但是很早就展現現在文藝上的才華，除了經常在校友會雜誌《樽商》上發表文章之外，還與同學組織畫會發表水彩作品。可惜，小林多喜二的藝術家生涯並沒有持續多久就在伯父的強迫下停止繪畫。



1921年，18歲的小林多喜二進入小樽高等商業學校就讀並搬離伯父家。這一段時期多喜二開始向《小說俱樂部》投寄短篇小說，發表評論〈歷史性的革命和藝術〉於《新樹》第三輯，並翻譯劇本《被遺棄的人》和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的掠奪》作為高商畢業論文。畢業後，多喜二進入北海道拓殖銀行札幌總行工作，基本月薪70圓。在銀行工作期間，多喜二開始學習社會科學，逐步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並投身工農階級的抗爭運動。1927年，多喜二正式加入勞農藝術家聯盟，出任小樽支部的幹事。

1928年3月15日，日本發生「三・一五事件」，軍警大肆逮捕左翼人士，日後多喜二以此事件為題材創作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3月25日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同盟〔簡稱「納普」〕成立，多喜二與伊藤信二及風間六三等人參與「納普」機關雜誌《戰旗》創刊，並組織「納普」的小樽支部。1929年2月，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成立，多喜二被選為中央委員，與伊藤信二等人組織小樽支部籌備會。4月16日，爆發「四・一六事件」，多喜二被警察署拘留。9月底《在外地主》中篇小說完稿。11月16日，以自願辭職的形式，被拓殖銀行解雇。

離職後的多喜二離開小樽上東京，住在中野區上町，一邊寫作一邊投身社會運動。1930年5月23日，因支援共產黨財政事件於大阪被捕，6月7日獲釋，24日回東京後再度被捕。7月19日，因《蟹工船》問題，與《戰旗》的名義發行人山田清三郎以「不敬罪」被起訴。8月21日，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被起訴，隔年1月才保釋出獄，住在東京杉並區日守治家。

1931年〈組織者〉完稿。7月被選為作家同盟常任中央委員及書記長。9月20日，於上野自治會館的第二次「戰旗晚會」上發表講演，被捕。10月，加入日本共產黨，擔任作家同盟黨組的成員。1932年日本當局開始對文化團體進行大鎮壓，多喜二與轉入地下的宮本顯治等人獻身於文化運動的恢復工作，擔任日本反帝同盟的執行委員。同年，多喜二與伊藤藤子結婚並完成中篇小說《為黨生活的人（黨生活者）》。1933年1月7日，《地區的人們》完稿。1月20日，麻布區的秘密住所被搜查，遷居到涉谷區岡井喜三郎家。2月13日，〈右傾問題〉完稿。2月20日中午，與今村恒夫一起被筑地警察署的特高警察逮捕，於該署中被嚴刑拷打，下午7時45分犧牲。檢察當局發表死因是心臟麻痺，阻礙解剖屍體；並將前來參加22日的守夜及23日告別式的人們加以拘捕，把警戒一直部署到火葬場。3月15日，在追悼與抗議聲中，於築地小劇場舉行全國勞農葬。《赤旗報》、《無產青年》、《大眾之友》、《文學新聞》、《無產階級文化》及《無產階級文學》發行了紀念特集。

節錄自《小林多喜二傳》，手塚英孝著，卞立強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被刑求致死的小林多喜二

難道沒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嗎

——楊渡 著 《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讀後

文 / 海民



楊渡，《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台北：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自去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全世界各地的人們大概都感受到了這波經濟危機所帶來的空前恐慌。也許是反映人們對於現存世界的危機感吧！許多人開始接觸那些似乎早就隨著蘇東波瓦解而被丟入故紙堆的反資本主義著作。在歐洲，馬克思在十九世紀闡述資本主義運作及滅亡邏輯的《資本論》，一時成為暢銷書；在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二十世紀初期描寫資本家剝削漁工的小說《蟹工船》不但也成暢銷書，更吸引許多期待新社會的青年加入左翼政黨。

雖然與「資本主義」有關的一切存在仍然賴活著，但這一切卻又顯得搖搖欲墜。在台灣，關廠、失業、無薪假、不景氣等一系列現象層出不窮，但似乎很少人能意識到這一系列現象是支配這個世界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必然結果，當然也很少人能意識到這個邏輯恐怕已經陷入不可救藥之困境的事實。雖然對於資本主義生命力的考驗正在全世界人民眼前上演並將繼續演下去，但大多數的台灣人是否也能像世界各地的人們一樣，去關注這樣或那樣的反資本主義傳統資源，並從行動上向搖搖欲墜的舊世界宣戰呢？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也許將能引領我們思考這個問題。

一個鄉村教師的憂與死

簡吉，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他是台灣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也是一九二八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的黨員。他既是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的中共台灣地下黨黨員，更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首批犧牲者。原來是鄉村教師的簡吉，為了勞苦大眾的幸福，不怕

人所領導的「二七部隊（台灣民主聯軍）」都有社會主義者的指導，而簡吉甚至是嘉南縱隊的政治委員。在今天，許多曾經參與當年運動的人們都漸漸站出來回顧他們的歷史，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以運動的角度、以運動的是非為是非來談問題。更精確的說，並不是每個從當年活到今天的人都能願意以當年同樣的激情與世界觀回顧自己的過去。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不能苛責的事情。但《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所訪問的這些老社會主義者們卻熱情不減當年，忍辱包羞而活過白色恐怖時期的他們不但為作者、為今天臺灣的年輕一輩再現了簡吉的巨大身影以及簡吉所代表的所活躍的二〇年代與四〇年代正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與廣大被壓迫者相結合的時代。特別是二〇年代的農民組合運動，這幾乎可以說是當時台灣社會運動中最具群眾基礎的一支。

誰在說謊？

此外，本書在史料運用上也有值得注意的特點。以書中所提到的張志忠從大陸潛抵台灣的時間點來說，作者運用了當時國民黨當局的機密文件而稱張志忠乃一九四六年四月返台。但閱讀過近年出版的楊克煌回憶錄的讀者大概也知道，他把張的返台時間提前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敵人的檔案與當事人是否也具有代表性呢？如果有，他的代表性又體現在何處？《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點出了簡吉長期堅持在島內鬥爭並貫穿二〇至四〇年代社會運動所具有的獨特意義：「他全程參與，而且扮演最重要的領導核心角色，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簡吉卻正是這樣，用他的生命史，見證了台灣反抗運動史的全過程。」。從素樸的農民運動，到左翼反抗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到光復後的接收與二二八事件，到「紅色革命」的地下黨與白色恐怖時期，整個台灣群眾運動史，可以用他的生命來加以貫穿。」

從記憶的碎片中再現身影

此外，《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也透過了許多迄今猶存的老社會主義者的口述，把簡吉那本來被日本人與國民黨擊碎湮滅的歷史重新拼貼起來。其中最為醒目的，也許是二二八事件中由張志忠與簡吉所領導的「嘉南縱隊（台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事件中這支武裝力量與另一支由謝雪紅等

對史料採取批判觀點才能逼近真實

就研究上的缺點來說，史料批判的不足與理論知識的缺乏以二合一的姿態出現。怎麼說呢？以書中所提到的農民組內部分派系鬥爭為例，作者不加批判地引用台灣總督府所編的《警察沿革志 台灣社會運動史》的編纂者見解，說楊遠等人是簡吉一派所反對的「托洛茨基派」。作者當然可以引用該書編纂者見解，但若不加批判地引用，將給讀者造成錯誤印象。在當時，聚集在農組的台灣社會主義者曾經出現一種理論上的誤判，也就是，把當時廣大的貧困佃農當成與產業僱傭工人一樣的「無產階級」。而又因為他們把佃農看成了僱傭勞動者，因此就把傳統上預設由工人來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視為現實。但因蘇聯的托洛茨基派也認為世界各地的革命都應該是工人階級所推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就出現了農組內部的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與托派主張類似的現象。但這種類似僅僅是形式的。

雖然托派與蘇聯主流派之間的鬥爭是一九二〇年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條大脈絡，但整個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其實並沒有托派運動的跡象與傳統。以「托派」作為指控農組內部楊遠一派的這種作法，體現了當時其他親蘇聯路線之社會主義者（如簡吉、台共）的理論認識水平。當然，這些指控也可能僅僅是指控而已，換言之，這可能是他們所採取的策略，如果不去批判《警察沿革志 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史料而盡信其記載，就必然出問題。

研究者的是非應以當事人的是非為基礎

當然，這些理論上的問題並未在《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中涉及。但《簡吉：台灣農民運動史詩》卻儘可能地以生動的筆調與豐富的情感去切近當時農民運動中的點點滴滴，這使今日的我們能夠體驗當時的運動者如何把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運動同本地群眾結合起來，這也許是更貼近歷史研究本來精神的做法。誰能說，貼近歷史真相的方法只能是枯燥無味的學術研究框框呢？如果我們不能對於這段歷史誤打誤撞走到比較可靠的這面。而本書在處理史料上所隱含的危險，就是以下將討論的重點所在。

運動史詩》做到了。又如果，如果我們不能擺脫成王敗寇的歷史偏見，同樣也不可能正確地對待這段歷史，甚至可能將各種假問題套在這段已經被歷代統治者湮沒、竄改、與打擊的歷史上。

今日的台灣史研究已把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當成了研究對象。但更具體的說，這是在種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偏見下而得到研究的。一方面，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被當成了某種運動的左翼版。取其所需，棄其所惡，這種態度幾乎是那些研究「成果」的主要特色。也許形式上某些歷史人物或組織因此得到了研究或「歌頌」，但都是在脫離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脈絡與評價原則之下產生的。如果不能同心同理，以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參與者的是非為是非，並以此評價當時的種種問題，就不可能評價並做到正確的評價。

另一方面，雖然以清洗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而產生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牽連了許多無辜的人，但今天為當時的受難者平反的一種方法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說成冤假錯案、把多數被稱為共產黨員的人都論證成非黨員、也就是論證成一種當權者當年為了戒嚴迫害而扣上的帽子。這種態度顯示了社會主義在台灣的艱難困境與污名化，也顯示了當年多少求仁得仁的犧牲者與受難人最終竟然只能依靠否認自身歷史的方式才有平反的可能。如果這種平反叫做平反，這些求仁得仁者就將永遠沒有平反的一天。

一個人倒下去，千萬個人站起來

「成王敗寇」，許多今日猶自命為勝利者的人們據以訛笑簡吉所投身之運動。然而死在刑場上的簡吉卻用自己的實踐與犧牲讓運動永生。「一個人倒下去，千萬個人站起來」。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尤為顯著的今天，我們回望簡吉、回望簡吉為之犧牲的運動史、回望簡吉所熱愛的台灣人民。今天的我們若仍然能為簡吉的情操所感動，也許我們還不是麻木而世儉的那一群。那麼，在簡吉等先進的台灣人所開闢的道路上，他們也將回望今天的台灣人民，迎接台灣人民向著更光明的道路上奔去。

道歉啟事

本報刊刊號未經身榮光先生
書畫即刊登付印文章【我的母親許月星女士】，殊感抱歉。
特此感謝指正與寬容。
又，該文附圖許女士與長子
合照，圖中男孩不是身榮光先生，再次道歉。
編輯部敬啟



你不知道的北京人

在北京，很少能碰上真正土生土長的北京人。現今的北京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大江南北的優秀學子來到這裡，各種想要升官發財的人也來到這裡，北京已經是全國人民較量的場所和表演的舞台。

北京雖然外地人多，但或許是這座城市的磁場太強，但凡能到北京自在待下來的，多少都感染了一些北京人的氣息。所以，雖然在北京很難碰見土生的北京人，不過行走在北京江湖的人，你會發現他們有同樣的行為特徵。

北京的首都地位並不只是這幾十年的事，北京作為皇城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了。公元938年，遼朝把陪都設在這裡，稱做燕京。1153年，金朝把遼滅了，遷都於此，稱為中都。1271年，元朝建立時，也把皇城設在這裡，並且擴建都城，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稱之為「世界莫能與比」的元大都。從此，北京取代了長安、洛陽、汴梁等古都的地位，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並且延續到明、清兩代。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北京才結束作為皇城的歷史。1949年後，北京又重回首都的地位。

北京人講大，連博物館也大。圖為首都博物館挑高數十米的大廳。 李文吉攝

文 / 林怡君



■書名：紅頂中國～台商大陸人脈地域16剖析

潛藏皇城意識 看誰都是下級

北京人有一種潛藏的皇城意識，有一句順口溜說：「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廣州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他的下級。」北京人的自我感覺特別良好，這種自豪感，並不是來自於地域偏見，而是一種活在「中央」的狀態。再怎麼平庸的人，生活在北京，都有一種「皇城根下的子民」的心理。這種心理，表現在老北京身上，是恬淡平和、見怪不怪；表現在知識份子身上，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在一些年輕人身上，就變成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痞子氣。這也是為什麼人們經常抱怨北京人的服務態度差，一個小小的服務員態度傲慢的原因正在此。

上海講小，北京講大。上海是「大上海、小市民」，而北京人卻個個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大、盛菜的盤子也得大……，北京人幹什麼都要大，而且從不考慮大而無當的問題。北京人豪氣的性格特徵，只願幹大事、賺大錢，像上海人那樣斤斤計較、把帳算到分的事情，他們不會做。想和北京人談合作，小生意他們不會有興趣，必須是大利，而且得讓他們感覺這種生意有檔次，除了賺錢之外，還能得到好的社會評價，如此才容易吸引他們的注意。

北京人的仗功一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還橫貫東西。這也是來源於「大」的風格，說大話、誇誇其談、講大道理。因此，北京人也經常被批評是好高騖遠，說得多做得少，眼高手低。如果你請北京人幫忙什麼事，通常會馬上獲得一個很爽快的回應，「行！行！沒問題！」。這一刻，北京人是真心幫你，但豪氣的性格答應得快，卻經常沒顧慮到自己的能力。所以，你得繼續追蹤進度，否則可能誤了事。

還有一種情況是，就算北京人自己根本沒有能力，但為了讓你覺得他很有辦法，看得起他，他會不惜血本達成任務。比方說，你隨口說想去看某一場音樂會，想圖面子的北京人，立馬說他認識誰誰，有辦法弄到免費的票。結果是，這個北京人自己花錢請人排隊買票，然後再把票送給你。北京人的面子問題，就是想讓人覺得他的關係好、背景硬、很有辦法，這是一種變種的好大喜功性格。

講身分重背景 嚴防皇親國戚牌

在北京做生意，許多人認為走的不是商場，而是官場。北京貴為首都，官多、政策資訊多、離權力近，再加上北京人也同樣擁有北方人的性格特徵——講人情、重關係，種種因素相加起來，很容易讓人感覺，在北京講的不純粹是商業邏輯，而是許許多多的「關係」，和一套不容易揣摩的評價系統。

皇城根下的子民當久了，養成了北京人重門第、重背景、重身分的社會氛圍。同樣的，想在北京做生意，也得展示出你的身份背景或者你的商業實力，北京商人才會真正看重你，認真與你談生意。很奇怪，其實北京人通常自己很「沒譜」——就是想法很多，但缺乏執行能力，朝三暮四——但是北京人卻不會和沒譜的人談合作。所以，要是你不表現出自己是「有來頭」的，沒有實實在在的商業成績，不容易爭取到北京人的重視。也就是這種重背景的文化，導致許多混跡於北京江湖的人，故意編造身世，增加自己的份量。要是你碰上某個北京商人，一直吹噓他擁有多少多少資源、認識多少官、自己的專業實力在業界有多強，都不要輕信。在北京生存，得學會認清這其中的煙霧彈。

譬如，北京的一些私人企業故意把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國賓館」裡，不明究理的人一看名片，想這私人企業竟然可以在專門招待外國貴賓、門禁森嚴的國賓館裡辦公，一定是「很有關係」的，便自然地對對方敬重起來，以為和對方合作是挖到金礦了。其實，「釣魚台國賓館」有些部份是開放的，只要花錢誰都可以租，私企把公司設在裡頭，完全就是抓住北京人這種「重背景」的心理，藉此抬高自己的份量。

再一種，就是打「名人牌」或者「皇親國戚牌」。筆者在北京碰過一次這樣的飯局，一位台商帶者一位自稱是「滿清格格」的北京姑娘做陪，請另一位初來乍到的台商吃飯。這老台商一方面不斷吹捧這位格格麼有辦法、有門路，另一方面也不時透露他正和這位有背景的格格進行哪些投資合作。席間，這位格格也會說說自己和某某部門有多熟，自己掌握了哪些「批文」，擁有幾種很名貴的藥材的壟斷買賣權等等。聽得這位新台商心裡直癢。當然，我不敢講這格格一定是假的，但若按照她的說法，那麼她應該已經是千萬富翁了。

不怕貴求檔次 看重品牌消費

一如對人的身分背景的重視，北京人很重視品牌，甚至得是名牌。北京的一家市調公司，曾做過有關中國大陸城鄉消費模式的調查，結果顯示，北京消費者對品牌的購買考慮明顯高於上海人和廣州人。

北京人非常「務虛」，不像上海人那樣講究實惠，所以在北京的商場，你經常可以發現一件看上實實在在不怎麼樣的東西，但卻標著貴死人的價格。北京人買東西享受的不是物美價廉、貨真價實，而是買這種東西能顯示出自己的檔次，能達到一種他們認為的高品質的生活，能滿足自己精神上的享受。只要能達到這些目的，北京人不會像上海人那樣去計較價格，甚至這個產品真正的好壞。

北京人的這種消費心理，台商往往沒有掌握住，最後只能敗興而歸。比如台商在北京做房地產，廣告的方式還是按照台灣那一套，找人在街頭發DM、做夾報廣告，事實上這些方式根本不能發揮作用。不管你的DM做的多精美，這種廣告方式在北京人看來是非常廉價的。廉價的廣告，也意味著你的產品檔次不高。只有砸大錢的廣告，北京人才會覺得買你這個東西值，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他們不會管「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

講究人際交集 重視群體關係

那麼怎麼和北京人打交道呢？和北京人做生意，當然先得先做朋友，做一點感情投資。北京人講究「關係」，這個關係指的是比如鄰居、同學、同事、遠房姻親、朋友的朋友……，各種各樣的人際聯繫。北京人喜歡跟人稱兄道弟，幾杯二鍋頭下肚，再海聊一番，馬上變成「哥兒們」。如果你碰上一個北京人，只要想办法找出你的人際交往中跟他有什麼交集，兩個陌生人也能馬上熟絡起來。

北京人的人我界線不會分的很清楚，拿吃飯來說，上海人不但各付各的，還把帳算到「分」的精確度，北京人則一定是一個人負責買單。即便是一群窮小孩一塊吃飯，實在沒有一個人能負擔全部餐費時，也是用「湊份子」的方式來解決，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出多少，把錢湊足了就行。你邀請一個北京人吃飯，如果發生那個北京人拉來一幫朋友一起讓你請客的情況，無須感到不解和生氣，北京人不自請自來並非不懂禮貌，而是他們從群體的觀念出發而已。

誰想成為百萬富翁 印度、百萬貧民與一個富翁

今年的印度因為一部由英國人執導的電影Slumdog Millionaire(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而成為西方主流媒體的焦點。這部電影以印度現實中受歡迎的「誰想成為百萬富翁」電視節目貫串整個故事。這個源於英國電視現場秀的印度版，事實上從2000年就開始在印度播出，2005年起該節目的最高獎金更從1000萬盧比提高到2000萬盧比。受到這個電視節目的影響，印度的電視現場秀節目，近年來可謂如雨後春筍，如火如荼。除了印度版的「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美國偶像」也有一款印度版的「印度偶像」，再加上印度本土的音樂選秀節目以及各地方電視臺的類似節目，可以說不下幾十種。

除了現場電視秀，這部電影還有一個重要的場景：貧民窟。它位於印度孟買的達拉維以及Juhu，兩者合起來是世界最大的貧民窟。電影的主角JamaI便是一個出生貧民窟，在印度的全球電話接聽中心倒茶水的18歲貧困少年。他參加了電視現場秀節目「誰想成為百萬富翁」，一路順利過關，眼看就要拿到2000萬盧比的最高獎金，卻被懷疑作弊而突然遭受警察的拷問。帶著他是否作弊的懸念，故事在



JamaI的回憶、節目的現場和警察的審訊中穿插回轉。故事將一對來自孟買貧民窟兄弟的成長故事與機智問答巧妙地結合起來，幾個短短的問題串起了兄弟倆悲慘而曲折的孩童與少年時光。

這部電影的情節發展，其實是在建立一個相當媚俗的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架構下。先不說未受過教育的JamaI靠著「經歷」而不是「學

習」巧合的回答了所有的問題，單是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一點就值得懷疑。熟悉印度的人都知道，語言，尤其是英語是衡量一個人社會身份和地位的標誌。印度社會的下層幾乎不講英語，因為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以母語為媒介，更何況是未受教育的人。JamaI一個貧民窟的窮小子，儘管天性聰穎，但想要在現實生活中獲得那樣一口

流利的英語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況且在現實世界中，獲得印度版「誰想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元大獎的人，據近9年來的統計，一共只有三、四個人。這些得獎者都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家庭背景皆在中產階級以上。例如2000年千萬大獎的獲得者

WATCH & TAKE ACTION NOW! 印度貧民窟的十九頻道 (Channel 19)：觀看 並且立刻行動



十九頻道是Video Volunteers的非營利組織所設立的網站，其成員均來自印度的鄉村與貧民窟。他們製作與自身相關包含社會、經濟與文化議題的影片並且在社區內播放，在印度每個月有數千人透過影片而得知與自身相關的新聞與活動，進而採取各種行動。十九頻道的主要任務是去推廣、培養和支持開發中國家的社區影像媒體的製作，希望透過這個網路平台能夠影響並號召世界上處在相同處境的人們起來行動。

十九頻道上有許多關於印度貧民窟的紀錄報導，如《達哈維黑暗日》(Black day in Dharavi)記錄了印度孟買達哈維貧民窟，因為政

府原本承諾要提供每戶400平方英尺的土地使用，但後來每戶面積卻壓低至300平方英尺而導致的罷工事件；另一部記錄片《女生也能玩》(Women can play too)則描述貧民窟的孩子只有男孩在玩，女孩只能做家事的狀況，並鼓勵女孩當自強。

十九頻道上最新的記錄片《貧民窟孩童的衛生條件》(Slumdog's Sanitation Conditions)描述每年近60萬印度孩童死於貧乏的衛生條件所導致的疾病。該片指出十億的印度人中，只有不到30%家裡有廁

貧民窟 達拉維



19世紀末的時候，達拉維這塊地方是一片沼澤地，印度各地不同種族的貧民漸漸地遷移到這裏，逐漸形成了貧民窟。1947年印度獨立後，是貧民窟茁壯成長的時期。60多年過去了，印度的貧民窟規模越來越大，許許多多的家庭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幾代。

達拉維之所以有名，在於它的位置。達拉維貧民窟位於孟買半島的中心，就在全體市民的視線之內。向北6公里就是孟買機場，向南6公里就是商業中心地帶。而孟買本身是印度的金融中心，也是被印度人引以為自豪的

最發達的城市。隨著經濟起飛，達拉維就成為地產商垂涎的黃金地段。他們背靠政府的支持，一步步地蠶食貧民窟，企圖用強行拆遷的手段把貧民徹底趕走，這激起了貧民的激烈反抗。

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儘管印度近年來有了明顯進步，但經濟發展的結果使都市貧民的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急劇增加。根據印度官方統計，從1981年到2001年，在20年的時間裏整個印度的貧民數量從2790萬增加到6180萬，增加了122%！占當時印度人口總數的6%。連印度人也不得不承認，從那時起，貧民的數量又有了顯著增加。印度最新的調查結果將在2009年發表。

圖片來源：<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023595> daharry

陳映真與《人間》雜誌

文 / 泛泛

曾獲《天下雜誌》選為當前社會最有影響力之人的陳映真，在1985年11月成立《人間》雜誌。《人間》雜誌是第一本結合台灣報導文學和西方紀實攝影的雜誌，為台灣報導攝影開啟一條道路。《人間》雜誌創刊時我僅只是一歲的嬰孩，但是經過二十多個年頭後，筆者翻閱《人間》雜誌依舊能感受到《人間》對於人所抱有的滿滿的愛，以及社會關懷。

《人間》是陳映真現實關懷的實踐



從陳映真的創作系譜來看，雖然許多學者對於陳映真的作品分期有各種說法，但是他們都注意到了陳映真小說中對人物的關懷。如寫著白的知識份子(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蘋果樹〉中的林武治)、經濟弱勢(如：〈麵攤〉中的一家三口)、外省族群在台面臨的困境(如：〈第一件差事〉中的胡心保、〈將軍族〉中的三角臉)、戰爭遺留下心靈受創的人物(如：〈鄉村的教師〉中的吳錦翔、〈賈大哥〉中的賈大哥)，對種族歧視的關心(如：〈六月裡的玫瑰花〉中的車雷巴爾奈)、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小老百姓(如：〈上班族的一日〉中的楊柏良)、受政治迫害而流亡的知識份子(如：〈鈴嚨花〉中的高東茂老師、〈趙南棟〉中的趙慶雲)……等等。陳映真關懷的人物從知識份子到鄉野農夫，從商業鉅子到失業勞工，從軍官士兵到風塵女子…無不在他的筆觸下出現過。

對照於陳映真在《人間》雜誌發刊詞所說的，他「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熟絡起來；使彼此冷陌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我們可以從陳映真一直以來的創作內容發現，陳映真從很早以前就展開他對人的關懷、對社會的關懷，以及對整個生活環境的關懷。因此1985年11月創刊的《人間》雜誌，我們可以看做是陳映真對現實世界

關懷的實踐。

從生活的現場、人民的視野出發

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導、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紀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頁2-3)

《人間》雜誌從創刊號開始，就很明顯的以報導方式搭配圖片，因此攝影和報導就理所當然成為《人間》雜誌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一)攝影

「人間雜誌」是中國第一本「報告攝影」(photodocumentary)的雜誌。攝影自此不再拍商業化的胴體、食物、衣服、商品，也不再拍思想空虛的「感覺」，不再拍違官顯要，而開始記錄人民和他們的生活、勞動和環境，開始拍廣泛被忽視、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民，可以說正式有認識、論述和批判的語言，為攝影的人間性復權，使攝影從商業、慾情、物質的妾侍地位解放出來，發揮強大的人文迫力，感人至深。(陳映真：典藏版人間雜誌全套合訂本出版宣言，收錄於《人間》合訂本第一卷)

在《人間》雜誌創刊號裡頭，有進行攝影的分別有：李文吉、關曉榮、蔡明德、阮義忠、Bernard Bordenare、陳品君、王信、三留理男、黃春明、謝春德。其中除了黃春明以外，皆是有一定地位的攝影記者，甚至可以說是在傳播界或攝影圈十分有名望的人物。從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出《人間》雜誌對攝影品質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



人間創刊號(李天與葉美惠) 李文吉 攝

從拍攝的內容來看，這些攝影大部分都是拍攝人物，且有多張表情特寫，可以看出《人間》雜誌實現陳映真的理念，圍繞著「以人為中心」的主題，而逐漸擴散至外圍的關懷。當鏡頭拉至遠鏡頭，這些人物在照片中的動作是正在進行中的，人物完全融合於景物當中的，他們或許正在歌唱，正在微笑，正在勞動，正在思考，正在擔憂，正在報怨，正在愁苦，正在悲傷，正在放空。照片呈現出來的效果是他們確實真實的在過生活，十分自然的活動著，充滿了生為人的一切喜怒哀樂的情緒。

(二)報導

「人間雜誌」的文字報導在台灣建立了民眾報導、即對於勞動人民、對於被損害的人民的深入報導，也成為「報告文學」(reportage)首次建立了一個機關刊物，從人民的現場，人民的視野去認識、描寫、發現、報導和批判既存生活中的非理，報告為商業化媒介所排除、忽視和湮滅的民眾和他們的生活，引起廣泛的的關切與反響。(同上文)

在報告文學的發展歷史中，《人間》雜誌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踐園地。除了上述攝影記者李文吉、阮義忠、王信等自己同時從事攝影與撰文外，負責文字部分的有潘庭松、王雅倫、江淮生，一篇陳映真訪問，周厚義記錄；一篇王信口述，李明整理。在這份名單中不難發現，從事報導撰文的大多還是攝影記者本人，或者是像潘庭松、王雅倫一樣，能攝影但專門負責撰文。

他們寫作的內容也都圍繞著受訪者的故事，或是觀察拍攝人物所得的心得。因此這還是圍繞著陳映真「以人為中心」的主題。形成攝影者同時也是撰文者這部分，我們可以理解當攝影者在拍攝時，並不是漫無目的的亂拍，而是已經有一明確的主題，憑藉著這主題去尋找題材拍攝，最後再經過挑選串傳建成一系列有義意的圖像。因此攝影者在拍照時就已經有很明確想要表達給讀者的想法。當圖片無法詳盡的告訴讀者攝影者的想法時，文字便起了很重要的功能，



陳映真參加1991·五一遊行

文字可以和照片互為輔助，明白告訴讀者他們所想表達的意義。

因此陳映真對《人間》雜誌文章的稱謂不只是報告文學，還是「報告攝影」，因為他領悟到：「讀好的報告攝影，與讀深刻動人的小說；看完一部思想和表現都好的電影，所感受的深刻銘感，幾乎毫無二致。對於寫小說的人，報告攝影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和熟稔之感」。因此我們可以看作《人間》雜誌其實就是陳映真在小說創作之外，對於他「理念」實踐的另一種表現方式。

陳映真的理念在「人間」

陳映真在《人間》雜誌創刊號第93頁的稿約中明確的指出，「我們相信只有人才是一切藝術和報導的中心」，如果藝術和報導離開了人，則所有表現出來的只是隔靴搔癢，無法真正的面對「人間」的所有大小事。這也就是為什麼《人間》雜誌停刊多年，在私人搜購和收藏者也越多。因為它所反映的角度是從「人民的現場」、「人民的視野」去實際的面對問題，不是高高在上無可攀附的豪門貴族世界，也不是虛幻逃避的夢幻王國。通過《人間》的鏡頭與筆，一則則正在進行中的人間故事，深刻地記錄下來，只要你願意伸出援手，世界可能因此就產生改變。讀者不需要有特殊的技能、雄厚的資本，用心體會，多擁有一份對人的關懷，則書中的內容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國度，讀者也是參與世界發展的一份子。這就是《人間》與其他雜誌不同的地方。

四、結語

1959年陳映真23歲，在《筆匯》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麵攤〉，驚豔了不少文人的眼。1985年《人間》雜誌創刊，在這一年開始，陳映真的小說創作漸趨減少，《人間》卻以漂亮的開始出現在讀者眼前。1989年《人間》停刊，不少人為此嘆息，但陳映真的精神已經感染了更多的台灣人民。1985年到1989年是台灣風起雲湧正劇烈發生變化的幾年。隨著台

李文吉 攝

灣民主化的要求、戒嚴的解除、民運的熱烈展開……，一連串驚人的變化都一一的發生，也都一一的記載下來。

走過這一段歷史，《人間》雜誌在這段期間又扮演了什麼角色？除了培育了大量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家及攝影人才，還使廣大的讀者深刻的體會世間的各種面貌，探觸禁忌的話題，以及豐富的台灣民情。《人間》雜誌或許不能說完全客觀地報導歷史事件，也不能完全免除它的政治立場，但作為一個滿懷關心的報導人眼光來看每一則事件，透過攝影與筆的媒介，記錄下的每一個細節都具有它存在的意義。

《人間》可以說打開了一直處於懵懂的台灣眼，讓台灣睜大眼睛環視世界的脈動、探索人性的可愛與可怕、試圖喚醒沉睡著良心。陳映真的「以人為中心」理念準確地在報導中呈現，人道的關懷也適時的流露，做為「第一本報告攝影雜誌」的創辦人，這個「傳奇」不知何時會被人遺忘，但這精神將會永留於後。

人間出版社 新書推薦

日本軍國主義最新發展動態分析
了解日本新軍國主義的最佳途徑



《新日本軍國主義的新階段》
——從日美安保、美軍整編、惡改憲法的動態分析

作者■ Atsushi Koketsu
翻譯■ 韓慧明、申荷麗
審校■ 杜繼平

版主：藍博洲

毒蘋果札記

文 / 施善繼

1. 二〇〇九·三·八·多瑙河

——致 Theo Angelopoulos 揮汗守衛奧林比亞枯萎的黃昏

列寧一身體魄何止區區十二米
竟被細綁於駁船緩緩迂迂
你運鏡準備將之駛往何地

一九二四死後從不發一語
前蘇聯難忍親痛仇快絕意自己
林連及他千刀萬剮愴然解體

多瑙河宛延儘朝黑海流去
藍水偶或浮漂些舊日的哭威
可新新的愁結漣漣已隨風泛起

2. 二〇〇九·三·八·九行

——致Eleni Karaindrou *



別動不動用雙簧管黑色淒楚
與手風琴漫漫暈染泣訴
誘引男男女女遁入仰藥樂土

眾神已相偕下山插隊落戶

僅剩一人伊迪帕斯
揮汗守衛奧林比亞枯萎的黃昏

濃霧愛琴海鬱結於睫毛
等滴落：不能眨，你一眨
世紀繽紛災難怕止境無無

*希臘當代著名電影導演安哲洛普羅斯團隊中專司配樂的作曲家。

3. 二〇〇九·三·十八·幾筆“洪醒夫”

中國人的風習，出了娘胎呱呱墜地，即開始歲數的算計，小說寫手青年洪醒夫係在一九八二年的三十四歲上，因為一場莫名所以的嚴重車禍至延醫無效而殞損，死神依舊扮著那張鬼鬼詭臉，狀極輕鬆，暗地裡它卻竊喜又再加添一份累積，死神自古迄今從不吝何為贖足。

一九八二年七月底的最末一日，那個惑魅譎詭的颱風雨夜，到底什麼魂迷？把洪君從他鄉間的家中，吹驅到一向奢華的鄰市，去趕赴一齣結局超乎想像的意外之謎。雖處颱風雨夜的狂襲，期期待辦之事與許十萬火急。

洪君善飲，終以善飲折換天旋地轉的變故，令人歎噓。

那一夜，洪君失慎醉入深沈，不省人事？若否，他坐進回程出租車，為何漏掉開門後立即上鎖那個動作，司機先生顯然也疏忽沒有盡職照顧乘客防護安全。車過潭子微微隆起的鐵路平交道，車速確實多

大紅人間藝文餐坊

1983年因為拍攝楊逵而得以和陳映真先生相識，並受邀參與他籌備、創辦的「人間」雜誌，自此與映真先生及他的家人結緣至今已近三十年。1989年「人間」雜誌因為經濟問題，在大夥兒百般不捨的情況下被迫停刊。

1996年在映真先生的支持下，我暫時離開了「人間」出版社(下海)從商，以映真先生當時的說法，就是咱們自己辦個賺錢的經濟實體來再辦一次「人間」雜誌吧！無奈，不諳商場門道的我在短短兩年後鐵羽而歸，自此「人間」的傳承以及如何建構一個平台，得以讓台灣的報導攝影工作者和文藝界朋友有一個經常能相聚會、討論交流的處所，是映真先生和我時時探討的一個議題。

2008年春節前夕，這個給藝文界朋友交流的平台「大紅人間藝文餐坊」終於台灣大學邊上開了張，這一年多來不時的有朋友們來辦座談、講演、播放紀錄片，在此特別深情的感謝朋友們的热情支持…

店長：鍾後陸 0930898239
營業：11:00-01:00 (每週一公休)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70巷6號
電話：02-23621979
E-mail: chung4715@yahoo.com.tw



少？他瞬間從車內的座位被整個彈飛拋出車門外，怎麼正巧撞擊到路旁的電線桿，那根鋼筋混凝土澆灌而成，冰冷的死亡立柱。

“鄉土文學論戰”的餘音裊裊。一九八一年冬，他雀躍將踏進金門，行前他摯意來訪，長談竟夜，辨明了“鄉土”與“本土”之別，他已然無礙通透理解，送他出門前往松山機場那個清晨，睡眠不足使他連打了幾下哈欠。

近些年洪君的故鄉二林，規劃闢建了一處公園，準備以這一處公園紀念早逝的洪君，一位篤實的鄉土文學青年。我不知在建園的事略裡，有否詳細述及故人在颱風雨的謎團，銘刻慘痛的殷鑑，而非僅僅讓遊園人士靜滯於憑吊以及嘆息。

4. 二〇〇六·七·七·發現自己

兩廳院交響樂團，由一九七七年告別蘇聯定居以色列的俄裔指揮魯道夫·巴夏劃下句點，指揮曾經是他的作曲老師蕭斯塔高維其的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結束了“發現蕭斯塔科維奇系列”十場音樂會。這個2005/2006樂季的“發現系列”總共演出蕭氏十五首交響

曲創作中的十首，沒有把全部十五首悉數演出毋寧美中不足，殊為惋惜，可以大膽的說，這十場音樂會必將成為兩廳院音樂廳裡的絕響，在我們這個反共抗俄了悠悠六十載的

齒輪用八天做了一場夢

文 / 粽子(聖約翰科技大學)

一、

看著海
海..只是海...
(02月21日 14:11)

生活總是少了顆齒輪
在夢境的八天裡，找到了新的齒輪生活，才又動了起來...
希望這顆齒輪能動下去
不只八天
八個月 八年

帶著齒輪回台灣
亞熱帶的島嶼溫濕多雨
齒輪生鏽了...也越來越慢了...
知道還是能動，但要動下去
會越來越辛苦...

遲早有一天 要換掉它
新的齒輪 裝在新的位子
滾不動的齒輪 把它留在我身上
至少留在原本的位子上

回到台灣 看著海 也只是海了.....

島，不但整座島已是銅牆鐵壁的反共堡壘，行走其上的腦袋也都顆顆逢共必反，而不反其他別的什麼。未來恐怕不會再有如此波瀾壯闊的策劃，前往聆聽這十場音樂會的愛樂者，無論他們是懷著怎樣的聆樂心情，總之他們幸運的經歷了空前絕後的蕭斯塔科維奇現場十個晚上。當然蕭氏個別的曲子，比如他的第五號交響曲、第一號鋼琴協奏曲等等日後演出的機會不會少，但也不可能太多，至多比曇花一現略多。

沒有安排演出的五首，簡列如下：

1.《第二交響曲》(B大調，作品14，《獻給十月》，管弦樂與合唱；詩：亞·別茲緬斯基。) 2.《第三交響曲》(降E大調，作品20，《五一節》，管弦樂與合唱；詩：謝·基爾薩諾夫，1929) 3.《第六交響曲》(b小調，作品54，1939)

4.《第十二交響曲》(d小調，作品112,《一九一七》，1961) 5.《第十三交響曲》(降b小調，作品113,《巴比雅》，男低音、男低音合唱和管弦樂；詩：葉·葉夫圖申科，1962)

這些曲子，很容易找到它們的唱片錄音，有興趣還想私下發現並深入蕭氏音樂的人，實在值得繼續追索。

這個系列的音樂會也等於是一“發現蘇聯”的音樂會，更何況解聯後，蘇聯成了前蘇聯已百口莫辯，這個點子難能可貴，策劃者在我們這個反共抗俄了悠悠六十載的

好好記他一筆，並毫不保留向他致意，給他褒獎，他的勇氣實在可佩。接續的“發現系列”，主題理直，史特勞斯，屬德意志浪漫派人物，除了現場聽覺器官的真實感受，仍然是別一種複製，不可能釀出另類驚心的詫奇。那麼發現理直，史特勞斯，再往後呢要發現什麼？要不要發現一下“自己”，“自己”彷彿不見了，“自己”到底藏身何處？我們的自己，不也就是江文也、馬水龍、黃輔棠……一長串等待發現的名字，他們的創作量若一人辦不了十場，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合辦也不會太難。也可以把洗星海、賀綠汀、杜鵑心……加進來。

不全然要在票房的賣座上攪腦汁兜圈子，長此以往被票房反制了被賣座反綁了，傳播的音樂文化，盡是西方古典音樂的文化，有關西方古典音樂的種種，三句不離口樣樣不離手，這個經年累月的內化過程，思之浩嘆。

當然蕭斯塔科維奇，在票房賣座上絕非好銷。他的音樂語匯，他的音樂符號，在在深刻反映了橫跨半世紀，社會主義體制的生活樣貌，生活的曲折起伏，生活對人們心理千絲萬縷的影響；可惜所有這些，都被相關的音樂會文宣與音樂會前導聆，——以此間不由分說的

固化意識型態四兩撥千金的消解。由林克昌先生擔任指揮的第五場，那一天的返場曲，他加演了茅盾創作的《瑤族舞曲》，這首我極為熟悉的樂曲，七分多鐘，現場的演奏真親切，它讓我亢奮激動不已。

時間的問題！
齒輪啊！你們可不能停止轉動…
(齒齒如此的呢喃著…)

(就這樣把齒輪一直停在那八天吧！！一個多年輕、多卑微又自私的願望啊… 但齒輪正轉動著呢！而你跟我都在這旋轉中，成長！長大…)

齒輪！！你是人生！ 你是動力！ 你是時間！ 你是距離！ 你是國！ 你是家！ 你是一切的一切…

但我知道，你不會是那靜止的永恆…

「我醒了！夢，它卻還活著………」

可是如果就這樣一直旋轉下去的話，那兩顆齒輪還是會碰上，只是



運動最前線

去年台北縣政府以安全理由拆除位在「行水區」的原住民三鶯部落，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今年桃園縣政府又以開闢河濱單車道理由，強行拆除了「撒烏瓦知」部落。政府擺明了「軟柿子好吃，原住民好欺」，這就是台灣河濱新興的休閒運動「趕人拆房子」。



活動預告

紀念國際五一勞動節

全球資本家轉嫁經濟危機

全世界勞動者面臨生存困境

移住工人、遷移者與在地工人攜手團結向前行

活動時間：2009年4月26日 上午10點 — 中午12點30分

集合地點：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

勞工委員會辦公大樓前廣場

遊行路線：勞委會—延平北路—南京西路—重慶北路—忠孝西路

—公園路—青島西路—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

主辦單位：勞動黨、勞動人權協會、移民/移工人權修法聯盟、

國際移工組織、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擴大聯合中)

三鶯、「撒烏瓦知」與埃津部落的河岸留言

在電視的鏡頭前以及日常接觸的經驗當中，「原住民」只是群會穿著傳統服飾跳著豐年祭的舞蹈、在棒球場上表現傑出的球員，或者在山地觀光區操著「不純正」的國語招攬生意的人。然而有一群「都市原住民」卻居住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他們有些是過去台灣的營建業與經濟發展奇蹟的幕後英雄。

一如歷史所描述，台灣原住民多數曾居住於平地，因為漢人對土地的掠奪才逐漸移居山地，換言之，這些漢人文獻當中的「山蕃」是被迫遷徙於山區，隨著資本的發展，漢人對於原住民土地的蠶食鯨吞始終沒有停止過，處於經濟弱勢的原住民只好出外到都市工作，而後慢慢的將自己的族人也帶到都市，在買不起漢人所蓋的水泥房子的情況下，他們選擇以自力造屋的方式，在漢人法律訂定禁建的「行水區」蓋起了他們的家園，這就是「都市原住民」的故事。

三鶯、「撒烏瓦知」與埃津等部落就是從東部來的阿美族人胼手胝足所築成的家園。這些部落在漢人所謂的「行水區」一住就是10多年以上，他們回歸家鄉的生活環境的經營模式，在河岸以水岸植物、農作物構築了屬於他們自己文化與飲食的寄託與依歸。這樣的生活是長時間生活在都市環境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與自然共生的永續理念以及群居樂活的具體實踐就在這些河岸部落上一一實現。

回頭來看台灣都市河岸的環境，幾乎無一倖免被快速道路所盤據，隨著宜蘭「冬山河」經驗的成功，各地方政府無不對於河岸的「觀光環境」投注大量資本，然而卻無助於河川本身的水質與生態環境，只是助長了河岸房地產的興盛；拜單車熱之所賜，通暢與鮮少車輛干擾的河岸現在又成為熱門單車路線。這些政策塑造了一個被凝視與觀看的「景觀」河岸，然而這些水泥鋪面的景觀工程卻無助於防洪與生態，遠遠比不上原住民所創造的河岸生活環境。

好的生活環境可以靠部落居民的雙手與長時間累積的智慧來創造，然而驅趕這些原住民背後那些經濟因素卻總是讓他們流落在都市邊緣，這些都市原住民的處境政府非但不去正視，反而還有如台北縣、桃園縣等地方政府的無知官僚無情粗暴驅趕這些河岸部落。去年年初台北縣政府拆除三鶯部落尚未完全落幕，今年年初桃園縣又以極蠻橫的方式拆除了「撒烏瓦知」部落，無視於許多藝文界知名人士的聲援與居民落髮抗爭，讓多位阿美族年邁的長老餐風露宿。

原住民的處境如同我們的警鐘，當一個政府粗暴無情對待最弱勢族群的同時，是否也意味著這個政府已無感於人民生活現實的難處與苦痛？這正是這些失去家園的河岸部落最無聲的留言。

